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本堂集卷六十四

宋 陳著 撰

啟

代前人通平江洪發運燾啟

擁雙旌而將漕方倚賢勞分一節以起家偶同王事巧
為之地幸出于天恭惟某官學問淵源襟懷軒豁三蘇
自名節入父子有傳二宋以文章稱弟兄相印屬時多

事當宁急賢豈無喬木之臣孰若平齊之後分扶馮而
開府以護本根合淮浙而建臺以通餽餉既身兼于重
任想心瘁于深憂峙乃糗糧日應癸庚之諾簡其卒伍
雲聯戎已之屯茲雖皆係于大經正自不勞于餘刃乃
若江襟鉅海蹴萬里之波濤枕太湖帶數州之形勝
信吳中為今之最要將天下恃此以可安益加桑土之
遠圖庸備棊枰之急着精神所到規畫隨新此是長安
北門既嚴管鑰雖有敵國外患難犯金湯成功可憑大

用未晚某朴忠自信迂濶無竒出位有言感上恩之寬
大杜門念咎分終老之休閒忽更瑟以為新濫招旌而
起廢遂令司庾何幸同寮況魯芝宇之瞻茲又棠陰之
託相從道義知有志之可為苟利國家誓協心而無二

代前人通陳憲

桃啟

持平奉獻光華易轍之初起廢驅馳塵玷乘輶之末遭
逢何巧喜忤无涯恭惟某官間氣委和長材拔萃緣空
霽月過者莫遁于毫釐出壑清冰閱之致寒于毛骨卓

立縉紳之表相輝金玉之間方聖明垂責于祥刑謂賢
否關人之大命乃疇夙望俾使近畿英蕩依天既獨尊
于他路棠陰滿地沉重憇于難兄此人生之至榮其事
任則甚重俗罹密網在宣布之寬條吏飮濁泥要澄清
于舊染自承恩而直指已與衆而為新然而浙水之西
國門之北江湖密邇憂民劒之嘯呼淮海相連防虜帆
之出沒必又深為之計慮方當作于規模成功可憑
登用未晚某朴忠自信迂濶无竒出位有言感上恩之

寬大杜門念咎分終老之休閒忽逢更瑟之初亦忝招
旌之數遽令司庾何幸同寮如許乾坤尚在人而撐拓
苟利社稷當協力以扶持

代湖南趙德修

必普

通湖南趙倉

與瑞

啟

皇華六轡分雲嶽以驅馳誤握一麾囿星臺之臨照同宗
同朝之既契不後不先以重逢誰假之機有如此巧某
官得平庵學揭端齋銘玉川之屋數間自有樂處北海
之客滿座乃其本心平生既無流俗之私所志惟在宗國

而已比繇江右畧試刃餘勇于擊強如薤本之必拔智
于銷變寧薪火之及然奏最方被于召輪見機遽為之
還錦角巾未適局面忽更秦交連茹以維新渙汗起家
而甚亟衡湘之上僅存煨燼之餘荆湖以南半是瘡痍
之地授以符節往哉規圖縻冰檠以為本根後繭絲而
急保障痛如切已既衽席于傷殘役不及民迄金湯于
浚築方且發摘姦伏激揚濁清律人以身豎脊梁而益
硬為國任怨揆鼻觀以為施官吏信其死私生靈樂其

蒙福褰帷問俗誰忍欺于賈琮有袴歎生皆願借于叔
度第恐龍庭之渴想寧能雁嶠之久留某拙難入時踈
不周物非材見用感聖世之誤恩小器易盈有故園之
初志豈謂長沙之重鎮顧今短技之輕行循牆弗踰既
路良覩所恃知心之素偶叨聯事之盟廣廈萬間豈特
竊如山之庇同舟共濟庶幾免濡水之虞

代前人通交代朱漕

應元啟

長沙重鎮就分將指之光華短袖低回行奉告新之要

東機緣鼎來而特異事契無往而不同詎謂于今復有
茲幸某官學者北斗文之南車風裁清嚴本漢殿直言
之後源流端正乃考亭朱子之餘粵者乘驄為時鳴鳳
排大奸慝善類倚之如山主公是非通國祝以為度上
憂天下之多事妙選使君而載馳謂居中能振彈壓之
綱則在外必副澄清之寄爰分繡斧以福蒼生始焉二
廣之東濶踈禁網轉而三湘之上浩蕩恩波憇棠之陰
既穰輓粟之計正棘更以新節依然故封今何如時曾

犬羊之蹂躪人不堪命甚鴻雁之流離而乃藥石瘡痍
膏飫飢困寬征以來經賦苦節以辦要支役不及民但
見石城之十仞糴无傷義坐收紅粟之千倉是皆真事
功之可書夫豈虛議論之堪比綽有餘其才刃宜並建
于帥牙駟轡從容廣朱輪之惠愛鵲袍錯落增玉帳之
精神第惟宣室之渴思寧復楚樓之久駐某疎不周物
拙難入時仕于其朝感昭代之誤渥用過其分有故山
之本心敢圖要地之指麾忽畀非材之樗櫟循牆莫避

即路良慙所恃交組之盟无忘斷金之素蕭規可繼況
密倚于使臺越舟既同庶共圖于王事

代前人交帥印啟

雙旌六纛之權猥承君後一丈二尺之綬榮畀道旁吉
蠲叢辰祇服嘉命恭惟某官與學詣古真知識時廉明

地高

廉明堂
漕所

共仰福星之子駿中和春濶

中和堂
帥所

更歌

惠氣之鄭公九重疇庸諸道為最虛繁頭而有待謂平
步以遙歸然而輓粟飛芻最重國家之大計攀轅卧轍

逆知田里之本心遂煩小頓于轡華終恐即膺于緋緣
其斷金契夙交篆盟新若若纍纍敢曰肘金之貴磊磊
落落願言心印之同此意甚長有言則淺

代前人答長沙寄居劉守啟

真祠養望講聞喬木之世臣假守叨榮承乏長沙之要
地行依畫繡信有宿緣恭惟某官氣由識充材與志稱
喬元裕之忠讜聲譽最高席中原之故家文獻猶在胸蟠
孔明之表手有祖述之鞭出其緒餘動是勲業岳鄂雄

郡何來江面之風寒湖廣輿區今是邊頭之烽火粵由
縹緲以至部符皆以此等處以驅馳肯向小丈夫之局
促大器難用扁舟遽回錦里清游上青山而下流水琳
宮仙興左洪厓而右浮丘為身計以難高恐時名之難
避晉家多事寧容陶侃之居閒漢帝急賢當及馮唐之
未老

代陸漕

景思

通馬制使

光祖

啟

起家寶婺植纛金陵十年三涖于制垣恩感夙著大使

再迂于政府寵數益隆閭外有憑域中胥慶恭惟某官
名高嵩華氣塞乾坤天姿非學而成如范老子道脉相
傳之妙自真先生方流俗之波頽卓孤標之壁立但行
素志安識浮榮一飯之餘于芻豢乎何悅四書之外雖
琴鶴以不攜今此陪都國之重任前以衛京師之根本後
以障邊境之風寒雖輕畀于常材嘗疊勞于宿望長淮
以北帖碁折之餘聲大江之東歌袴襦之遺愛比自紫
樞之入旋而綠野之歸彼同者心有翹其首茲忽聞于

新命肯重鎮于舊封部曲歡呼喜見當時之郭父兒童
鼓舞爭迎昔日之細侯第虞過闕之留亟啟覆甌之拜
某本身閒性兼是病身濫節將輸愧負山之已重代庖
給餉是受水于既盈凜顛趾之為憂欲掉頭而未遂詎
圖緣幸乃有際逢望六燾之來旌願追隨于竹馬託萬
間之廣廡庶令護于梁鵜

代前人賀京尹魏克愚啟

班高月掌尹正天京往轍頻更勞冕疏之圖任熱車一

駕副輦轂之歡謠規模方新精采隨起共惟某官脚踏
實地手持清壺名節以光世家兩峯峭栗經術以飾吏
事八窓玲瓏試觀星轡之驅馳所至風稜之凜冽比還
粉省旋領冰壺木牛相銜固欲使京師之實竈鼉方濫
又當哀戶口之虛轉輸莫難于此時整辦乃如于平日
上既足國下非病民此簡在帝宸之心而易畀神臯之
寄由鵲袍而超拜不敢提封況麟王之曾兼未乾判墨
于事體以甚便且人情之素孚衆畀雖膠一笑可釋恩

威並用立看袍鼓之稀鳴光寵狎來行有益幢之加賜
厚培國棟快取家氈其叨守留符欣聞除筆皇都百郡
之表則幸竊餘光廣厦萬間之帡幪尚私同里

代伯求弟蒙

帝倚經綸民歌袞繡雋烈繼澶淵之躅昔易而今尤難
亞師開淇澳之封勛高而賞未稱律鉞舉夏官之曠典
昂折垂秋壑之修名恭惟某官手援乾坤忠貫日月天
台四萬八千丈生才夫豈偶然中興一百三十年評功

誰出于右安危攸寄夷險弗渝草木知名蠻貊之邦行
矣金石勵志宗廟之靈聞之恢乎全能卓有高識致廣
大豈虛唱者比盡精微匪瑣隘所知武侯治巴蜀之規
模開布廣集晉國以昌黎為僚佐魁磊宏深凡此設施
誰其企及兒童頌君實公亦何心父兄視子儀士皆用
命頃亡人之盜政致狂胡之寇邊回思去秋曷至今日旬
宣遠駐本由姦計之害賢聲接近連乃見皇天之祚宋
傳犬羊之偷渡擁貔貅而疾驅彼但乘候吏之不虞亦

豈料令公之忽至軍情感奮狄膽頓寒塵氛八閩月之
纏延腥羶數千里之蹂踐孰醞透鄂之毒孰兆踰湘之
妖孰蔓囂于壽興孰稔灾于臨瑞况豫章之郊邑與康
廬之山川邪堞雖全聚落多毀投機勿容緹詎宜漢賊
之兩同乘舟而遇風奈何秦越之相視凜若建瓴之直
下非但積薪之將然敗績滔滔凡東傾而西仆純忱炯
炯獨左支而右吾義不與之俱生衆皆樂為殊死誓天
對越隨地掃除觀昔簡編紀大功烈侈次山磨崖之頌

顧祿兒之荼毒已深誇公異露布之文然奉天之播越頗
久矧江沱之不競書勝捷者无多謝氏淝川兵聽指蹤
之歸一虞公采石敵方求濟於未登孰比今茲屢超亘古
深惟社稷之計正欲圖安于未危忍貽君父之憂何待
救禍于既極備殫忠力迄奏膚公振聲威于體統散漫
之中復境土于要害湮夸之後釋俘纍者奚啻三萬口
脫鋒刃者豈直億兆人喜溢重瞳歡騰生齒清長江而
鑒雙虜不數公瑾之英雄挽天河以洗甲兵真若少陵

之詩詠某寒鄉晚出末學無堪茲逢魁柄之維新俾以
謫材而掌故理當屏汰敢獨祈庇厦之私時際肅清蓋
上為宗枋而賀脩辭薰允犯分凌兢

本堂集卷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本堂集卷六十五

宋 陳著 撰

啟

代徐制幹琦謝程丞相元鳳京削啟

帥垣數仞夙幸登龍公櫝一封茲叨薦鶚與新旨而俱
到雖舊物而愈光流俗所驚懦衷斯激竊惟大臣在外
或司公道之會盟舉世有知悉覲味言之題品上可託

名君子之域下以脫迹選人之闕豈不美哉而甚難者
蓋拘以三刻通舉終年凡仕于四方何啻萬數故雖橫
陳而皆寶未免熟視其遺珠倘居妙選之聯必曰非常
之產如某者生無奇相獨抱苦心與世相馳知有無涯
之事業立身為大要知向上之功夫聊徜徉于東湖庶
邂逅乎先覺維時師範實主書堂光風霽月之前自消
麓氣喬嶽泰山之下敢掉輕心真有得于玉成頗亦矜
其奇遇攜持誨緒僥倖儒科李豸何人既獲為坡老之

客彥霖本志豈欲舍韓門而他艱關九折之路長縹緲
六符之光遠固常聞見終欠相依然而江湖渺茫不計
雙鳬之來往造化塊北肯遺一草之生成常置之夾袋
之中俄舉以十科之列謂堪講讀不覺震驚奔走黃塵
本色凜乎為俗摩挲華字凡骨忽其欲仙鼎鑪得嘗而
已甘井泉乃取而不竭特自此始將成厥終遂猛掇于
薦員為亟圓于通籍天下英游之所睨乃屬迂材人情世
變之方漓獨行古道及敬披于褒語尤深認于過情學

而未融行乎何有師承易失空懷着王衣裳之詩外飾
既無忍讀名子車軾之說何脩程之可卜何宏蘊之足
觀意者勉其將來所以譽之寧溢服膺而已覲面則多
茲蓋恭遇某官希聖之時養明以訥黃扉宿望不改山
澤之癯綠野閒身自為朝廷之重念念不忘于善類拳
拳尤在于陳人遂使寒荇亦歸暖律某敢不益堅素守
仰答殊知登程子之門要在無慚于異日生徐孺之里
尚能自附于清流欲報之深有言則淺

代江東漕趙巖起孟傳上廟堂乞祠啟

某弱植非材惟有傳家之忠朴公朝誤渥遂叨將漕之光華粵自驅馳以來每懷負乘之懼嘗披真悃以乞閒身謂天蓋高莫之從欲彼月斯邁俯焉素餐屬今夏之觀風值魚旬之沐雨暑濕外寇陰陽內訌病卧瘡痍久纏綿而未已老來筋力益疲憊而難支茲將再期君為寸效玩勢適于漸積晶光黯于無存弩本非強而況垂末鼓雖欲作其如已衰欲望朝廷特賜奏改令畀祠祿少

安家居庶令曠敗之逃尚俟糜涓之報

代鄒運管

宗鳳

通謝賈太傅啟

汚陽趨走獲陳夾袋之姓名江左來歸願就一陶之造
化此身何幸不世茲逢嘗謂絲髮之材皆求見用鈞衡
之地所貴包荒如使一分之遺則為大公之累以韓王
待士猶譏其岸谷之深以溫公好賢且疑其規模之小
其難自古而遇于今惟休休其有容雖瑣瑣者亦取況
為舊物尤託平生第某姿本甚愚學未有益汗顏家譜

無復竹梧鸞鵠之稱謝手門資徒受土木馬牛之誚固
宜安分何敢問程屬上流之戒嚴驚北騎之飛渡乃因
試令適際宣威負天而驅迎鼓旗之西下枕戈而寢聽
節度之中嚴迨露布之狎馳斯地弦之重鎮而衣而食
非惟使之再生有社有民僅亦逃于重責真乾坤其為
賜雖父母以不能熟知艱險之中實啟依歸之會沈舟
于側方坐閱于千帆垂綆在前遽力援于萬馬為圖合
穎俾遂歸閨將攜持釣播之餘以游泳海涵之內銅章

繫肘誤入半圍山之州火鼎烹膏偶承屢弄印之後盡
力掃空于宿蠹從頭補滿于積逋比及終更已踰初望
復領冰臺之幙隨驅鍾阜之車風土氣清聊以洗青草
黃茅之瘴塵埃事劇何當有紅蓮綠水之盟獨特密庸
又叨善贊傍帝闕而來只矯師垣其歸然暘悅陽嘗皆
深根之桃李霑茲膏雨雖楷枿而茵芝喜親覩于茹連
忍自同于株朽然無他巧是在已知恭惟某官一德享
天孤忠貫日晉公佐唐復振甚欲為綠野之游子房為

漢固留未容遂赤松之計謂用國莫先于得士而報君
惟有于薦賢隨細大以何拘至酸醎而並受觀所為主
類非識面之除用不求恩多避及門之謝此開忱布公
之盛世有吐哺握髮之高風凡範圍莫不興起某黃
緣宿眷希覲終成倘分寸躋板或可供于履履則毫釐
點檢尚不辱于門牆因謝而行有言則淺

代外舅趙元章

崇燾

赴華亭宰通李漕

文孫

啟

錦袍將漕倚天上以建臺墨授承流指雲間而問路受

容非偶贅敬以先恭惟某官心游聖涯腳踏實地公休

為涑水之子

其父人呼為不出司馬溫公

能世其賢伯淳乃伊川之

兄

其弟蕭齋

所學尤粹故于平生之敬歷皆其真踐之發揮

粵自彈冠暨于植纛四書之外雖琴鶴以不攜一飯之

餘于芻豢乎何悅蓋樂內則不願乎外惟薄已而所厚

者人此卓然獨步于今當求之三代以上有如冰節莫

重日畿緩于輦輸無以從容其調度急于鞭筭又將蹙

削其本根甚而孤鼠輩之依憑鴈鶩行之掀舞動皆掣

肘聞亦攢眉天子曰嘻將洗此難言之弊俗吏不可當
屬之有道之儒爰詔我公以任茲事曾工夫之幾着已
精采之十分水鑑平明小人得以情白玉壺澄澈汚吏
望而毛寒若夫飛輓于粟芻是又應酬其土苴雖遲荷
橐亦謂堪興其宗序諸生宦途孤進綴班須入僥逾吏
選之逃懷券來歸荏苒兒曹之課餘十年之藜藿分終
老于山林迫以一饑靜而又動頭岑岑其欲雪方邇縣
灘心寂寂其已灰豈通時樣況號劇煩之地且多譁競

之風不揆直前未知淑後惟獲歸于臨照輒自慶于遭逢百里相安所恃福星之在上四維不忒尚圖他日之登門

代前人謝陳憲辟長興宰啟

省愆旅瑣方自愧于錦傷承乏男封乃忽叨于剡置崇臺曲為之地寒谷一轉而春特達此恩遭逢也幸竊謂仕而為宰據地位則最輕職曰親民關風化者甚重在古人資以鳴琴之樂至今日凜乎沸鼎之虞上官所臨

痛痒未嘗相恤吾道不競毀譽無復可憑或者為世變之攢眉將以冒時難而得志萋兮譖者蓀不揆余如鳥之方翔類難逃于矰弋如舟之欲駕率遽奪其楫維遂令學愛之深心反取笑譏于流俗自非身主公論眼空羣倫復誰能挈之萬仞之淵尚欲寄之百里之命其淒其宗葉宿也鈍根家有故書謾尋盟于燈火年方弱冠遽叨效于齏鹽攜持沐漆之身刻勵飲冰之志鞭靴所歷繩尺自隨雖無赫赫之功名與人相軋若曰泛泛而上

下非我敢知盡心之外何求當路之間胥薦幸逃選
狎被辟書豈不願裁于桃李感懷彭澤且須歸問于菊
松一靜斯便十年之久忽清朝之交泰彼善類之皆升
諸老挽之而使來此心躍然而復動謂世無不可為之
邑錮于舊聞于人所望而畏之區冒焉勇往維錫山之極
獎在賦籍之難稽富強明肆于控持胥吏陰為之走弄
失聲浩歎忍令宿蠹之滋出手更將遽犯衆狙之怒資
通神而有力諧為鬼之無蹤黔突未遑白簡已及推謝

令而去非曰民情毀即墨之言實投要聽惟自訟中孚
之未應豈敢云无妄之有災搔首踟躕紛兩髦其已雪
與時齟齬浩百念其俱灰方逢客路之留忽寵公車之
奏顧仍分于墨綬果何取于繡衣意者見而知之既得
于月評之交際非其罪也又信于星轡之咨詢此大造
所以成全而小己難于辭避第念箬水茶山之境實分
荆溪桐汭之間豪奪素多盜弄時有昔精神猶固且暗
墮于危機令筋力漸衰恐難勝于重負感藏之極勉強

而前恭惟某官監鐵脊梁執玉界尺平生受用有菜飯
之工夫次第推行皆布衣之事業粵迂漢組近按周畿
謂蜀部之所需惟人才之不足乃揚清而激濁以肅吏氛
乃拔滯而振淹以舒士氣遂令破釜亦忝化鈞某敢不
益信其愚終脩所願我天在上必能寬假于一分他日
酬知尚有庶勤之二字由中之悃此外何言

代方狀元

山京

除建康簽判謝賈太傅啟

化鈞密運開萬物之自新畫幕濫塵驚一官之如舊上

懷公造下激私忱昔人戲孝先惟萊國奇而特召世疑
橫浦獨趙公保其無他蓋一則地位已到于九分一則
天姿夙欽于諸老故流俗之議者雖衆而賢相之知者
自深苟非其才恐辱所至某藐爾弱植重之早孤破屋
數間僅有父書之可飽危塗九折每憂家譜之易寒自
鶚表之游叨而龍門之莫上知其有命將以終身詎謂
蘭省之晚收穫奉楓庭之昕對淺乎無味特椒桂之殘
辛苦而不腴乃山林之麓氣顧有契于乙覽之下俾躡

居于甲科之先京秩以示異恩賓寮已越常調然而飲
河之鼠量易以盈在梁之鵠分非所據故饑人雖夢于
溢飯而窮鬼遽為之捩羹歸去來兮祇自治耳閉口對
客置時事于無聞開門授徒撫故吾而失笑庶幾省愆
而念咎或可補劓而自黥曾未幾時有來誤渥紅蓮綠
水依然疇昔之泳游白鷺烏衣亦是平生之憩想信兼
葭厄于霜露乃花木所以陽春不世其逢伊誰之賜茲
葢恭遇某官獨航乘國一柱擎天開忱布公門下絕私

人之迹吐哺握髮坐中為君子之林必欲薶萊之並收
故雖葑菲而亦采至于使過尤所用情察某了無他腸
惟望迂踈之累念某不改本相粗知貧賤之安曲為陶
成遂叨甄復某敢不退於際遇益自激昂失之東收桑
榆尚有方乘之日寒然後知松柏是為欲報之心感烈
惟深敷宣罔既

本堂集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本堂集卷六十六

宋 陳著 撰

啟

代范主簿大性服除謝賈太傅啟

廟堂公造挽回善類之旨簪履遺孤追感舊知之地積
忱欲寫悲涕先零昔吾祖蜀公不同流于世俗與時相
司馬為異姓之弟兄必首置之周行宜弗遺其餘力然

而侍讀之命聽其固辭告老之章遂其繼請乃今本無
半面之故而有甚于平生之歡用情不問于存亡援手
不問于難易信後來之多遭際視先世而有光輝某痛
惟家嚴酷嗜古學其處屋漏言行皆可以語人其遊宦
途禍福不足以動我粵從綠髮以及華顛每聞吠雪之
聲幾中含沙之射坎坎世變惟性命之苟全悠悠已知
于功名乎誰主翛然掃軌將以掛冠忽見錄于洪鈞為
力扶于赤幟聞而自信豈煩韋澳之呈身出于無求何

待元城之通問曉上拔奸之疏暮飛雪謗之函謂已獨
正方遂賈憎于流俗謂首欲延致乃見劾于誣辭力祈
清議之伸大快輿情之望旣其盡復玉以不瑕親庭本
心喜已渝于涯淡相國雅意謂當上之雲霄召見棘卿
趣以芝詔旣累辭而弗獲雖萬里而亦來奈何坐席之
未溫或者引帆而遽退平地風波之洶湧自昔而然青
天白日之照臨有知者在倍費榻前之回幹亟分淮右
之驅馳曾無幾時忽弃諸子扶護歸里若為蘇氏之謀

漂泊無家殆類少陵之死慟荼毒其至此慘荒迷乎何
之終謝恩陶周圖私計錫田而活孥累以壽僚貧之傳
免詮以延父恩以歡為喜之後誰能眷其存歿如此極
其始終一門多緣千載佳話茲蓋恭遇某官手扶乾御
身濟泰亨如伊尹之佐商王享天一德如姬公之輔成
后敬收萬年其為國而愛賢殆如父之視子旌招交路
必使無山林之遺鼎養滿朝猶恐有溝壑之委遂于寒
遠尤所恩勤其餘息僅延中藏難釋衣冠純吉幸獲瞻

衮舄之光軒廡終依尚不辱箕裘之緒是之謂報過此何如

代唐司直震除京倅謝賈太傅啟

末綴多慙因乞身于方外大鈞一轉俾分倅于日邊得之若驚望所不到竊以清為別駕乃班底之常程留贊神舉又選中之特用若稽在昔彼美諸賢校秘閣如歐陽公僅承滑郡直集賢如富彥國惟佐鄆州豈伊濫數之駕材而可贊員于經贊伏念某書幾成癖學不化愚

苦無他求本具山林之相貧不自活俯尋塲屋之盟敦
宰末科間闕漫仕中焉不工于炙熱分已無望于向榮
泰運忽回困心如覺在廷交薦誰知安石之本迂注縣
徑行竊慕希仁之弗競詎圖坎北專主孤寒就從通籍
之餘擢置縉紳之末素餐故府去蠹魚者幾何直讞理
庭守畫象者而已爾于國家乎何補而歲月之空流大
本吾樗雖匪中繩而中墨苦心老柏尚其如石而如銅
但不為知己之羞又何必要人之譽勉強在列因循到

今然念任使者廟堂之至公靡遺尺寸進退者仕宦之
大節易失毫釐苟非決于轉帆是為安于戀棧縱逃清
議難掩汗顏輒為補外之祈隨錫治中之命恐其羸糧
千里不使遠征念其食粥多時遂那近次便可以陪竹
山之勝非泛然為松雪之游如此成全豈曰僥倖茲蓋
恭遇某官元勲伊旦實行參騫經國規成得正笏垂紳
之大體愛君忱積多納約自牖之至言為社稷而勉留
以人物為急務方英俊如林之日采及桐焦雖朴拙無

味之徒嗜猶昌歌致令碌碌亦累拳拳某敢不激烈眷
私敬供職分此為何地敢云風月之平分尚有我天可
證冰霜之自勵是之謂報此外奚知

代前人謝留叅政啟

大臣無我公持人物之衡小吏非材驟玷文書之府得
踰所望懼甚于榮切惟金耀之聯實綴玉班之武初以
登藏于版籍是特司存後而儲養于英髦有關選用況
清明于今日尤珍重于此官恬靜者居雖秩楫大言而

莫售孤寒者與雖金張輿力而奚施以甄別既極其精
嚴豈僥倖可容于迂濶某斷無多技惟有一愚讀書山
林自是痼心之難療實徒鄉里本非實學之可師中年
偶其第名前路漫焉信步言歸矮屋問選脩門一違炙
手之交幾受磨牙之噬咄咄世事悠悠官情餬口粗支
何必良田之二頃蓋頭便了猶存破屋之數間暮竹聊
以倚寒夜瓜未嘗乞巧其知知已相與為謀采藻于泮
宮可尋本色謂依蓮于儉幕可預末籌或推轂而薦揚

或騰書而辟置有感昌歌俎之嗜將為魚羹飯之行然
念屋上之烏因人而好堂前之燕認主而飛悵道地之
遽更脂吾車而焉往是有命也止或尼之倍費時紳之
之挈提迄叨戎局之嘯諾官閒無妨掃軌俸薄亦堪代
耕尚可他求不翅已足九衢軒翥誰能羨于俊游又選
徘徊正自宜于老鈍詎圖特達之在上乃為衰遲之熱
中力幹薦函俾諧通籍霜崖雪谷忽如今而向陽時雨
春風雖不自以為德亦欲少酬于鈞造方思免試于琴

清願捧除音經塵掌故平生知止驚取數之過多流俗
積疑忽移機之益衆未能稱塞徒快遭逢茲蓋恭遇某
官闕某免縣宰而擢用何以報許公之知為架閣
而奏陳尚其師萃老之直謝不盡意寄諸無言

代王資政鑰謝賈太傅啟

去國之蹤冥心知分自天之渥卑職與祠蓋于屢詔之
餘有此曲成之造端由密啟何敢復違伏念某受相古
農勉顏今仕志雖欲廣應多事以則踈識本不融至衰

年而愈窒偶值元勲之引類旋從兩地以叨榮然而愛君
雖積于至忱無俾聖德憂國徒勞于過慮難用拙謀甚
以素餐況乎多病童子之所釣游悠悠我思君門偃偃
之身寂寂者笑惟有東山之去庶猶末路之收獨恃已
知積披心禱同舟以濟公方繾綣之意長戀棧而留此
則出處之義大何疑可卜遂決于行顧白榻之言愈勤
而臨門之使屢遣召環之命分爨之除再三瀆而弗渝
夫豈得已歷數月其良久然後從之猶廩殊庭仍班秘

殿宜誅而賞殆幾加賜以愧心安受不辭又若避勞而
就佚終恐重貽于斧鉞又將倍費于範圍俯而拜恩滂
其流汗茲蓋恭遇某官功高不有禮絕弘謙身佩安危
將為萬年而開泰志存蕭散猶無一日以忘歸故推已
以恕人尤用情而告老某未知所報有激于懷賦粟深
恩已遂山林之間便食芹餘息尚觀朝陽之隆平

代戴時可

賓興

與鄉貢謝彭倅啟

龍飛第一詔嘉承新天子之恩鶚薦四七名濫中明有

司之選以少年而幸得于末綴以何拘退而省循誰其
宗主切以國家所以取士詞賦尤為得人涵養粹則理
義精議論熟則事業著觀置器數語已有安天下心即
在鎔一聯俱謂得宰相體矧輔郡屬四明之勝而詩流
萃多士之奇居鼎鼐者出于大明生東之篇管樞機者
見于萬世垂基之作仰追前躅正賴後來如某者姿癯
于昏學荒而淺雪溪淒冷詩禮百年之譜長風骨酸寒
雲霽萬里之望遠偶因三餘之暇勉習八吟之聲祇堪

自娛寧有他想然而朝廷新政方掀揭于斯文鄉曲公
評將激揚于我輩倘非奮迅于功名之會毋乃弃暴于
宇宙之間勇不知裁行或有使駢肩相角萬五百卷其
多定額可憐二十八人而已雖妄氣未忘于僥倖而本
心終遜于老成誰識此時有不在我秋風桂子忽清塵
穢之毛寒春浪桃花便起崢嶸之頭角不圖至此夫豈
偶然茲益恭遇某官道之津梁學者山斗發三島十洲
之秀新美英游分九經重錦之輝開明後覺遂令踈翦

亦累吹噓某敢不銘篆所知鞭策其鈍選舉非古謾從
進士之小科成就由天惟恃立身之大節由中之謝此
外何言

代姪濟謝解啟

詔諭二千石之良選賢于衆名登四七際之列遜我者
三共誇好事之重尋自揆非才而深懼昔鄉里于紹興
之舉以詞賦得攻媿其人掌内外制則諸者汗顏如陸
内相坐政事堂則羣奸局脊如魏鄭公中興一代之偉

儒後學百年之好樣必稱乃選豈無斯才如某者生而
鈍根藐焉弱植何如謂士固嘗習聖賢之書無以為人
亦欲盡子弟之職謾觀牆屋敢異科名況家庭之學未
積深功而鄉曲之譽豈歸晚進明有司期洪生之必得
吾小子誤蟲篆之見收得非平而不至于怪竒或通乎
理實而不流于浮誕足信其心知而取之庶乎可也納
絺苓于藥籠之末進昌歟于玉食之間允出遭逢敢云
僥倖茲益恭遇某官吾國元氣善類景星蓬萊瀛洲之

天快平分于風月蛟門虎蹲之地煩坐鎮于波濤何以
假為宜遂真拜趨韓范功名之會博觀人才主歐蘇文
字之盟樂誘晚學棘闈嚴于草弊藻鑑揭而無私迺使
么庸亦叨吹送某敢不矜持殊寵激烈寸忱尚資于進
身遂接階庭之步武則仕而為學庶裨廊廟之經綸
飯向芹芹編靡草草

代弟觀謝解啟

賓詔驚心歸從輦下主司誤目收置選中真可謂之僥

逾當若何以激烈昔在癸酉之鄉舉最得鴻儒所以甲
戌之臚傳經魁虎榜餘亦多歸于巍級後來並號于名
卿歲忽循環而又周天將如券之交付而況六十年一
會培元氣者益豐二十有八人與列宿而相應豈其偶
耳能不躍然某相可忍饑書徒成癖麋鹿山林之性分
所宜安蛟龍雲雨之心時乎自奮乾坤如許其濶父師
所命者何朝廷設科豈曰老英雄之法場屋較藝是為
遠事業之階勉效雕蟲浪圖戰蟻雖慊聲金之擲地然

常輕壁而惜陰近攜書囊屢優京校不知我者謂將說
遇而獲禽是有命焉肯學守株而待兔敬謝朋舊言旋
里間魁星閣之初成上千龍角泮水池之先識中奏蛙
聲耳目為之頻新羽翼起而欲舞郡入而試自知甚明
枝葉語言進莫窺于古作草茅氣習退不契于時粧誰
嗜昌菹乃塵藻鑑拜手金花之帖滿腔玉女之恩量已
分之甚盈幸家聲之未墜曩從父冠南宮于丁丑比伯
氏擢上第于丙辰素爾鴛庸青吾毡舊謂一榜得人之

盛而同門拔第者多弟子不如師孰謂當仁而不遜交
游稱其信尚期攜手以偕升允侈斯逢原追所自茲蓋
恭遇某官學游道閭和到聖涯經術源流胡安定之先
覺制誥法度蘇文忠之後身移八座之輝纏連十洲之
鈇鉞光風嘘拂文氣益揚嵩岳鎮臨士流增重幸一陶
于造化皆百倍其精神因使濫中亦叨勸駕某敢不激
昂素志酬答殊知倘得瓊林豈在春花之盡看持身
玉尺相期松栢之後凋過此以還非所謂謝

代王叅謀謝賈相

某江淮屬吏望公台之纒邈在九霄不敢以煩語塵瀆
首丐穹宥某龜之氛不能雨井之水不能波獨以造物
與機元勲當軸篤念先人登門之舊借之羽翼而春風
之生之芽甲而時雨之既使隨力驅馳安意飲食且挈
而上鶯鶯行底以觀龍虎相隨之盛雖大鈞無私等歸
塊北然凡骨之勞變化百倍其恩勤也方將依袞舄光
聽履履役以畢此生就列曾未幾成命忽其改畀辭不

得請俯焉轉帆素餐籌帷無補絲髮初意及考即丐歸
田中間狎忝躋升由是不敢控籲日月如流今又期矣
二十餘年凡四入幕人所厭薄亦自忸怩嘗以情白使
長乞備申公朝奉叢祠為投閒計所求未遂強顏尚留
殆類在梁之鵜戀棧之馬旁觀者笑幾無以自解重惟
某何人斯仁造所以成全者視先太師之于先人有加
也而某樞趨帥牆不得如先人之勤于事先太師也燭
之武老矣惟有謹密以保受知之身靖退以養報德之

志讞日在上此外非所知也某本欲守劉元城不通書之戒特以感激滿懷有不自禁惟鈞茲亮之某下情不勝戰慄之至

代趙松壑通馬大使

光祖

某伏以晚春處滿目新陰恭惟某官奉詔起家擁旌戒道冕旒春倚堪輿介扶鈞候動止萬福某筮柔曰遯剛風暫櫛于典籤俯仰祈委鑒 某載惟受天間氣為國大臣日羲月娥陽嬰陰姤罔敢不識相祠公鼎之祝奚

庸其贅 某茲者恭諭䟽榮宸筆授任制牙金華洞天
暫綴錦衣之適青溪福地慣逢玉鉞之臨光聲颺馳喜
氣雲合恭惟某官得聖賢學為人物宗修諸家庭之間
不愧屋漏見之政事之際是特刃餘轍迹幾遍于東南
鐵脊相為之終始有如江左兼控淮西曾大燾之重臨
有甘棠其好在上方謀帥誰以易公用兩老兵皆知南
軒之寡愆成一信字盡服乖崖之力行百姓聞而歌謠
列屯望而精采第恐有中留之拜不容疾前導之驅某

非佞 某久違衮烏之下迹遠而心實邇近者疊拜寶
紕每一展讀當叅侍一遍孰謂天幸將得以小漕車依
玉垣左右不自知手之舞足之蹈也 某非材將漕駕
駕已疲兼組餉師蝨負益重矧當弊壞之際是豈迂踈
所勝凜如臨深未知淑後教誨之忤懽之今知有仞牆
可依矣某百拜預禱 某事尊有彛通名必敬輒蕪拙
語仰塵宗帥倘賜覽擲萬榮萬幸 某仰遡鈞閣仙姥
納福攸同揆分曼絕不敢僭越申起居問前茅有行下

事九頓首以請

本堂集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本堂集卷六十七

宋 陳著 撰

原闕

[illegible]

欽定四庫全書

本堂集卷六十八

宋 陳著 撰

劄子

賀沿江大制使馬觀文

光祖

除叅政劄

某諭召從外間叅預中軍大江以東甚欲挽留于父母
普天之下謂宜歸坐于廟堂綸綍一頒縉紳胥慶恭惟
某官南渡間出西山的傳精神混全卓然當元氣之會

本領粹密何者非吾道之推第名太高而忌多故身常退而進少使朝廷大用蚤及嘉熙淳祐之間則宇宙太平久登慶厯至和之上奈何實學無經綸之地遂令腐儒正迂濶之稱獨袖商霖徐環孔轍至屈清冥之鉞委臨白下之城信服以心熟護柳營之部曲撫摩以手及親竹馬之孫曾今又四年祇如一日然而溫國之留西洛惟傳自走于軍民寇公之鎮北門疑問至形于邊塞蓋人望之素屬亦天衷之簡知乃繇王麟俾貳金鉉方延

登大老已覺萬物之晶明縱夢想平泉能忘一念之憂
愛人皆仰止公盍圖之某深囿化鈞欣聞除命鳳皇覽輝
而下雖未報于先驅燕雀賀厦之成特預占于內泰不
盡之意宣布靡涯

壽沿江大制使馬觀文輔詞繳劄

茲者恭諡繡紱書辰玉垣集慶江東父母勝如二十四
考之中書天上神仙宜得萬有千歲之眉壽具瞻斯聳
輿誦自騰恭惟某官雪月精神華嵩根本韓范以至于

南渡間氣獨全程朱以來有西山的傳親受學問必歸于有用經綸自任而不疑然才名太高獲上或違于在下而人望所屬處外無異于居中維彼甘棠莫如留鑰盤薄三至堂之上去來十餘載之間口不言錢菜羹飯而自爽室無長物梅花帳以甚安政事三昧之餘寵辱一笑之外是之謂自求其福所以養太平之基某受知師門托迹京輦心隨燕賀望徒極于清溪曲奏鶴飛愧不如于白雪倘蒙采矚豈勝幸榮仰瀆威尊伏丐台察

通浙江饒帥應龍劄

某伏以一雨新晴兩間清氣恭惟某官宏開帥閫嘉惠
帝鄉冕旒倚毗蓋壤森扈台侯動止萬福某端簪理笏
重沐裁箋再拜徹名于鎮越堂上惟西垣一星下矚之
某惟刺史千里之宅先元帥三軍之司命動靜而造化
具嘘吸而陰陽隨鼎鍊坤裳勿問元吉某歡惟某官
深沉而篤厚廉簡而直溫當今善類之宗主也頃坐御
史府不合故去品光自此充塞宇宙間翠節碧幢馳驅

江浙亦既勞心上以會稽印久玩命公保釐寬朕憂顧
內臺外臺雖均惟天家耳目官然禁闈正久汲長孺拾
遺淮陽豈久稽耶某側耳鋒車之召某矯首當代龍門
誦汝墳三章久矣宵垠異趨末由望履陳香一瓣景景
此心不自意斯今得執蒲壁為大府屬吏庭叅有期邈
風手舞哂由與點俟命凜如某一書生身苦味備嘗中
年始竊奉常第叨席鷺嶼與本色上滋一概之誤知當
路交上公車東轅西轍仕也學在其中矣僥倖通闈來

此試令自惟技短識疏傷錦是懼郡邑脉絡猶父子然
駱策之不失其性假借之以成其志或可稍著見于門
牆下某端笏以請某惟事尊事大厥有彛恭其曷敢以
蕪陋廢牽課儷語唐突宗工霜電流輝榮幸億稔某揆
分有截不敢躡申蓬萊閣中神仙大姥起居嘉問霆驅
使指屏息欽承

通王帥叅人英劄

某伏以秋經風雨清滿乾坤恭惟某官以中朝官贊大

帥府冕旒垂春蓋壤薦登台侯動止萬福其斐然一笑
徹姓字于典史氏惟融明幸鑒其惟越為股肱郡幕府
山多佳客擇以自從何啻裴晉公之得昌黎也婉畫生
風舒慘一道何陰陽冠之敢干以尊生請則贅其惟敬
某官一段冰之姿八牕月之識萬斛泉之文自翠髻時
聲譽已獵獵一舉上中書堂輒申選天子曰俞以本色
官官之入而書林史局出而倅軾守麾贊羸垣叅越閫
亦既勞止匪伊九鳳銜芝花而下式遄其歸儀我鷺翮

某生也幸與執事同里閨逐祿江湖契濶良久不自意
試令剡溪乃與騶珂邂逅于蓬萊閣下展也天只適我
願兮某鄉之山澤癯耳中年竊奉常第東轅西轍多在
先儒考經問難之地以此增益所不能胸中凜凜樂趣
未渠央也誤知諸老交上公車僥脫選階未行邑綬玳
筵上客或垂情粉社而庇休之某拳拳某少好雕蟲今
荒矣告至有彛非此未以將敬竅啟突如紫電一瞬幸
甚某矯睇瓊樓玉宇羣仙居焉敢僭越上起居問沿途

區冊惟命之恭

通趙帥叅

崇倭
啟

某伏以秋霽兩間氣清恭惟某官借重份藩運籌元幕
明靈協贊台候動止萬福某露香雪手奏記籤曹伏祈
裁省某已肅龜列申調燕羞吉星後先何福不萃調鼎
寧裊奚敢贅為二御瀆某欽惟某官文章足以瑞世言
動足以範俗諸事業足以愛人及物謂宜由紫清界凌
逝直上胡不競流而乃回翔幕府厚積而薄發會有轉

而上聞鳳啣紫泥上九天矣其誦一代不數之人句慕
用半生願一日而執鞭而不可得學製下邑獲在容密
之下區區本心戴星瞻荷某甬東末學竊服諸友緒餘
仕未能信偶以一科試鷺洲講席幸免羣嘲五辟幕僚
江湖幾徧通班為令易地古剡天開奇遇行依照臨云
胡不喜其執贄有初顰恍儷櫝禮也荒池蚪蚪唐突鈞
韶繳異電覽榮甚覆瓿某惶恐端拜申問蓬壺寶輯瑜
珥瓊璫鈞分嘉猷首途驅冊九頓首以聽行下

通輩北倅

桂

余南倅

東

余東倅

瑛

鮑察判

同孫

李

知錄

召

王司戶

應子

吳司法

紹元

俞監倉

鎮

程

比校

榮祖

諸繳劄

其一雨秋霽兩間氣清恭惟某官倚重星輿

鮑云密贊

藩條李

云

榮總都綱王云精覈版書吳云明燭
藩條俞云晏安庚中程云備財釀政

清臨湖鏡

俞云清

浮鏡田

程云岸
嶺湖山

康公日奏神物陰扶台侯動止萬福

鮑已下云

宮示夾某

輔台侯動
止萬福

露香雪手奏記籤曹伏祈省某已肅龜列申

調燕羞吉星後先何福不萃調鼎寧裊奚敢為二御瀆

其欽惟其官文章足以瑞世言動足以範俗措諸事業

足以愛人及物謂宜由紫清界凌邈而上胡不競流而

乃回翔治中厚積而薄發邪

鮑已下治中為賓幕舒云回翔芹泮尤云施席治中

會有轉而上聞鳳銜紫泥下九天矣其誦一代不數人之句慕用半生願一日執鞭而不可得學製下邑獲事

仁賢區區本心戴星瞻倚

余南倅云某三復維桑與梓之詩知敬恭當自鄉曲始某

也生長鳴珂聲中而未獲肩隨焉每懷愧輒不自意今日乃得屬邑今受覆幬賁緣信有自來矣某戴星歸倚鮑云某猶記燈末席扳望高芳盟雖親而不乏即也塵抹一面翕忽成久不自意今日乃得屬足今受覆幬賁

緣信有自來矣
其戴星歸倚

某甬東末學竊服師友緒餘仕未能信

偶以一科試鷺洲講席幸免羣嘲五辟幙僚江湖幾遍
通班為令易地而東天開奇遇行依德寓云胡不喜某
執贄有初擊悅儷櫝禮也荒池蝌蚪唐突鈞韶繳異電
覽榮甚覆瓿某皇恐端拜申問蓬壺寶輯瑜珥瓊蕤均
分喜戩首途驅策九頓首以聽行下

通舒教

必得

林教

文明

嵇山尤山

長棟

劄

伏以秋經風雨清滿乾坤恭惟某官橫經侯類吾道增

重爾神分休

尤云橫經書堂振鐸道閭穹云
夾輔 第二第三段與前同

某茲

繇道珂里而接軒蓋闔碧水而揖冠帶令幾秋矣道鐸
惠越某豈不聞每謂歸途便謁而竟墮因循不自意試
邑在五雲東南行可叅會霖霖教雨而源流瀕瀕受賜
將又自此始

林云誦一代不數之句云云
同前 第五第六第七段同

通浙水洪憲櫺繳劄

某伏以秋經風雨清滿乾坤恭惟某官受王嘉師培國
元氣九重簡注三極贊襄台候動止萬福某謹薰薌祓

九頭首徹名于典籤氏惠繳悉惟詳刑之寄一道
民命關焉噓陽吸陰立變寒燠山川百示奔走後先箱
鼐之請焉用釀陳于侍衛者某敬惟某官精神足
以強本朝力量足以康世運文雅足以謀王體維今傑
魁人也內敬外厯聲聞沄沄著之丹屏紫極間疇不謂
宜上念浙河以東臬事至重其命公衣繡持節以福一
道洗冤澤物皆蒙講明之餘波也叱謠紳譽洋溢路上
大司寇尚虛席帝意有在匪夙伊暮以公歸兮某嘗謂

谷隱先生之詩曰吾嘗有陰德行矣光災宋平齋先生
既允蹈之又賡以為訓曰詩書氣脉續聲價天壤闕而
尚書公與先生繼繼承焉卓乎盛哉東南百五十年
無此門庭某生也晚獨恨未能一償終南黃河之欠天
況竒逢乃今得執蒲壁為部內吏胥沈文自此不必作
矣某喜且懼某惟事尊事大厥有彛恭其曷敢以蕪陋
廢牽課儷語唐突宗工霜電流輝榮幸億禘某揆分有
截不敢躡申大倦起居問霆驅使指屏息欽承

通浙東楊倉

同祖
繳劄

伏以樺金之月晚雨生涼恭惟某官蕩節輝煌庾臺森
峻九重簡眷三極賚嘉台候動止萬福某雪忱祝墨九
頓首以賤氏名聞修告至也惠徼電瞬某嘗聞潘德廊
之提舉常平也發吏贓訪民瘼列城竦然紫陽翁亟稱
之今我公之嘉惠浙東猶潘公之使江東也精神丰采
山岳動搖百神禁呵何福不除奚庸以鼎鍊坤裳為請
某敬惟某官玉界尺之正朱絲繩之直金露莖之清入

而國子先生出而幕府上客聲光焰焰照人耳目上知其可大任遂以南軒所居之官官之省中事無鉅細裨贊良多拾級而陞自宜為甘泉真法從而猶坐使華堂邪歛紆煇摘式奏懋庸式遄其歸匪夙伊暮其浴臆以伺某矯首當代龍門誦汝墳三章久矣霄垠異趨末由望履南豐一辦景景此心不自意斯今得執男之璧為部內吏庭叅有期遡風手舞哂由與黠俟命凜如其一書生耳苦味備嘗中年始竊奉常第叨席鷺嶼于本色

上茲一槩之誤知當路交上公車東轅西轍仕也學在
其中矣僥倖通閨來此試令自惟技短識疎傷錦是懼
使星在上驅策之不失其性假借之以成其志或可稍
著見于門牆下某敢端笏以請某惟事尊事大厥有彛
恭其曷敢以蕪陋廢牽課儷語唐突宗工霜電流輝榮
幸億稊某揆分有截不敢躡申大捲起居問寢驅使指
屏息欽承

通疎縣交代權縣江監稅極繳割附丞簿尉頌德

某伏以一雨初霽兩間氣清恭惟某官油幕贊籌畫簾

疊組百神呵護台候動止萬福某露香雪手奏記籤曹

伏祈裁省

趙云雪溪深處對松而哦賓夫杜簿云英孫句稽之暇岸幘山溪劉尉云次中望嵩梅某

隱清逼達溪

已肅龜列申詞燕羞吉星後先何福不萃調鼎

寧裊奚敢贅為二御瀆某欽惟某官喬木之秀名流之

宗踐履則有傳家之譜謂宜由紫清界凌邈而上胡不

競流而乃回翔依泛賢勞王事當路倚之邇者百里借

才雖游戲餘刃而環邑之民往往詠德化會有轉而上

聞鳳啣紫泥下九天矣某誦一代不數人之句慕用半
生願一日執鞭而不可得學製下邑獲交仁賢遂將親
奉蕭規密依儉幙雲來百世盟自今日始預切欣躍
東來學竊服師友緒餘仕未能信偶以一科試鷺洲講
席幸免羣嘲五辟幙僚江湖幾通通班為令易地以東
交好仁言悉數以告使沸鼎而涼險灘而夷拳拳歸倚
其執贄有初聲恍儼櫛禮也荒池科蚪唐突鈞韶繳翼
電覽榮甚覆瓿某皇恐端拜申問蓬壺寶輯珥瓊蕤

均分喜戩首途委戒傾耳以須

回謝嵎寄居屠倅

雷發

繳劄

某伏以一雨初霽兩間氣清恭惟某官望培剡雪躔燦
屏星百神呵護台候動止萬福某露香雪手奏記籤曹
仰祈裁省某已肅龜列申調燕羞吉星後先何福不萃
調鼎寧裊奚敢為二御瀆某欽惟某官文章足以瑞世
言動足以範俗措諸事業足以愛人及物謂宜由紫清
界凌邈而上胡不競流而乃欲尋盟松雪厚積而薄發

耶會有轉而上聞鳳咥紫泥下九天矣某繇都門解后
光躔數年間耿耿梁月不自意學製鄭卿將叨錦覆中
心欣躍手不知舞某庸東末學竊服師友緒餘仕未能
信偶以一科試鷺洲講席幸免羣嘲五辟幕僚江湖幾
徧通班為令易地而前凜凜冰淵未知攸濟尚其問政
或使之免曠敗也某執贄有初顰幌儼櫝禮也荒池科
蚪唐突鈞韶繳翼電覽榮甚覆瓿某惶恐端拜申問蓬
壺寶輯瑜珥瓊甃鈞喜戩首途委戒傾耳以頌

答山陰王宰 宗洙惠物劄

某抱琴欲試遙指雪溪飛帖有頒劃來雨驛寵以滿奩
之餽熒然行李之光却則不情受之何面瑟縮者久勉
強以往而不來徒媿瓊瑤之報愛之以德尚異藥石之
貽伏乞台察

答上元送酒曹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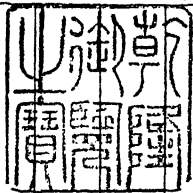
某伏以玉琯吹葭添一線日琴堂記節飛五朵雲且餉
蟻壺以華鳥幕不敢不拜良感良慚退食自公期與梅

花而爛醉舉杯相屬願言芝檢之催朝謝不盡言仰丐台
察

賀馬少監廷鸞劄

渙頒宸綽晉二秋卿仕至都曹已居學宰相之地職兼
少監又以觀梓人之規厯試要除實陪大用恭惟某官
江東獨步天下倫魁妙法度文詞臣舉而為代公造化
筆集賢留以自扶且從繕監而徑升益表茂林而異擢
某辱知厚矣聞命躍然矯首中朝遙上德興之賀守官

南服永言庇廈之依不盡慶忱仰丐台察



本堂集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本堂集卷六十九至七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_臣李傳熊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_臣盧遂

謄錄監生_臣王明

欽定四庫全書

本堂集卷六十九

宋 陳著 撰

劄子

壽王大資倫大酺詞繳劄

其茲者恭詵建亥穀朝生申華旦合黃庭三闕之氣此
道則仙用洪範五福之疇有德者壽喜開宸宸慶溢午
橋恭惟某官一片古心九分地位泰山喬嶽誰知雲雨

變化之神霽月光風中有冰雪稜層之操學業發揮于
六籍勲名掀揭于兩間叅政仲淹盡任天章之條對副
樞司馬豈宜獨樂之言歸皇上方倚以為師蒼生政望
其作相胡為永退無能為留亦曰天地之間理義最
大如彼風雨之晦君子焉依所以避朝市而息山林脫
軒冕而安韋布孰謂用公之未盡當知在我之有餘收
元祐全名共起敬元城之真漢稱太平盛事且主盟潞
國之耆英其謾學弦歌密依牆仞幸耳聞于慶舉宜躬

致于賀忱倥偬牒訴之裝懷莫陪珠履往來宮商而調
曲聊贊瓣香儼瀆尊威伏丐台察

賀饒帥

應龍

冬至劄

某伏以律中黃鐘初喜復陽之長春生玉帳漸迎泰祉
之來挽回元氣為吾道賀恭惟某官顏孟地位伊呂規模
發山川之秀而為華詞瑞雲之紛郁勵冰雪之操而有
和氣愛日之融明暫借公卿于槐棘之間來領神仙于
蓬萊之上行政以德與物為春屬亞歲之踐長宜自天

而錫福芸生荔挺又新燕寢之香凝蘭檢芝封即聽鋒
車之褒召其承流下邑矯首公堂欲效飛鳧曾乏鳴琴
之暇謾將短繭少旌貢獻之勤不盡慶言仰叩台察

賀洪憲樞冬至劄

綵線添長默念一陽之復繡衣倚重喜迎百福之升與
和氣游為君子賀恭惟某官孔孟學問皋伊事功行政
以仁布陽春而有脚詳刑惟恤種陰德以無心盡垂紳
槐棘之庭暫植節蓬萊之島屬茲亞歲宜擁繁禧初九

元吉之文以占道長十行細書之詔亟趣公歸某叨備
承流首宜展慶以勞子事莫陪下客以稱觴情見乎辭
聊效古人之獻履

賀三倅冬至劄

葭管浮輕初驗復陽之長篴簫倚重喜迎泰祉之來吾
道遂亨君子胥賀恭惟某官詩書孔孟事業畢伊金鐵
鏃錚自協黃鐘之雅雪霜凜烈中存繡景之長盍相先
班筭之雲霄暫分占蓬萊之風月字甫題于別駕狀已

藉于中書屬此踐長晷惟受祐雷在地中復已占生意
之充周人從日邊來即拜恩言之繾綣某承流下邑繳
福昌辰欲效飛鳧曾乏鳴琴之暇謾驅短繭少旌貢獻
之勤

賀諸廳冬至劄

陰極陽生時維小至道隨氣長慶以大來是為君子之
亨敢集輿人之誦恭惟某官孔顏禮樂稷禹詩書聞譽
施身合黃鐘而交作經綸滿腹與繡線以相長盡彈冠

玉筍之班暫飛佩蓬萊之島屬茲亞歲萃正繁禧初九
元吉之文已占于復十行細書之詔式迺其歸某叨備
承流亟宜修慶裝懷牒訴阻陪下客以稱觴無味話言
聊贄古人之獻履一忱寅禱萬乞丙原

賀王大賓冬至劄

陽回冬琯天道之常春報午橋君子所履茂對生機之動
實關休運之開恭惟某官善類景生斯文元氣范公遂
相將坐致于太平永叔既歸尤欲全于晚節時不可為

而寧已迹雖若否而實亨適當近福以踐長益見安身
而崇德靜中消息委心造物之乘除間裏光陰送目浮
雲之來往某淒其令印近只師牆折線短才素不工于
獻襪寫襟數語聊可當于樞衣不盡賀察仰丐鈞察

賀前人次子標除籍田令劄

某共審簡知龍宸覃洽鯉庭職在春官養名門之雅望
詔從畫里增晚節之清歡吾道之亨善類斯賀恭惟某
官精誠皦日氣象泰山呂家擁玉于堂前已占獨相晉

國植槐于庭下久屬二郎有餘不盡之功名付自知必
貴之子弟亦天所命惟德之昌信于運以相關不負清
朝之妙選某密依庇喜聽新除牒訴叢叢莫造萬石
君之第頌言草草謾馳一介使之言

賀饒帥應龍

元正加大尉卿依舊任劄

某恭審升華外府晉秩西清花綬恩榮艷新春之雨露
碧幢號令起舊部之風雷除音載歆賀笏交舉恭惟某
官九分地位三代工人止水無波瑩一清之到底高空

有月儼大道之獨行表裏無得而瑕疵出處具存于矩
矱曩由西節來帥東藩士飽而歌頓釋後蘓之慮人饑
者活隨招半菽之魂既奉最于十連盍躋榮于四緊然
帝念豐沛之地冗不見治縱吏有龔黃其人孰能為大
惟太尉碩學足以飾治抑清望足以鎮浮爰超列棘之
班不改甘棠之憩寇恂少留河內弗奪民情蕭何久撫
關中可知上意倚頒環召式副輿瞻某感極知心喜聆
除目泰道自今而已長式慶遭逢德星在度而未移尚

私臨照

賀帥府以下諸司正旦劄

葭琯春回丕對三陽之泰蓬萊雲近俄迎百福之升吾
道以亨明時斯慶恭惟某官秀鍾光岳名揭堪輿造化
經綸獨妙濂翁之太極聖賢氣象人瞻程子之春風與
上下而同流嘉猷穀之來備封當十變占曰彙征詔出
九重副乃時舉某鳴琴不韻履覆為安頌壽柏于三朝
阻隨末綴贄心香之一瓣儼徹中涓干冒嚴威仰丐台

察

賀浙東洪憲總除度支劄

茲審底績憲臺躋班度部洪鈞氣轉歛一道之風霜紫
詔泥香帶九天之雨露得輿之慶舉笏者齊恭惟某官
間氣所都正學以世忠節義之懿得所同心齋議論之
公如其口出以真踐履為實事功慨然孟博之登車志
在瀟溪之澤物玉壺清徹汚吏望而毛寒水鑑平明小
人得以情白山岳動搖于一出神功收斂而若無積勤

夜室之思趣入星闈之列其參國計以表時紳此民此財用之言足行儒術幾獄幾錢穀之間併簡帝心某喜聽晉除阻陪旅賀門牆並受有緣在履履之間中外雖殊何往非幘幘之地

賀潛京尹

說友

除戶侍劄

恭審䟽綸天闕疊組地官公則自明輦轂肅清風之扇整然後暇版曹資餘刃之游凡有識知交相慶忭恭惟某官渾身顏孟當世臯夔人傑地靈立天壁兩峯之上

體宏用博在周禮一部之中況加踐履之真純所在勲
名之掀揭比由水漕升鎮日幾獄市叢難拂刀芒而牛
解山棚挺警動弓影而猿號郁如包老之神明綽有歐
公之風采帝思國計本係民曹方上下以利交征不堪
着眼而東南之力以竭何忍及膚是非俗吏之所知必
得真儒而後託庶其仁義之澤行乎財賦之間兼領有
餘大任伊邇某強顏學製束手治勞幸嘗接跡于龍門
欣聽除音于驛置為簿書法律之所繫莫旅賀裾知本

末源流之有關正觀造化

賀馬觀文光祖除知院兼叅政劄

恭諗進位機庭叅行政地輿情交慶幸大老之東歸局
面更新信蒼生之有福謙持雖固渙號莫回恭惟某官
宇宙真儒國家元氣暗室屋漏之際可質鬼神婦人小
子之微亦知姓字自昔能任太平之責當世必得非常
之賢有如某公實負時望翳天章之筆札有世深屬希
文而大名之管鑰當嚴兼煩寇老轉斗樞于天地

綰符玉于江東上以副豐芑之貽下以慰甘棠之愛然
而川猶未濟頗知舟楫之用遲雨盍遍蘓彌覺雲霓之
望切乃歸班于兩社亦曰繼志于先皇行且相卿大耐
官職蔡州雖勤于請老固欲自全慶厯方急于用賢舍
其誰與況世道何如其膠葛惟舊臣相與以維持善類
雖未至于遜駒而少英概奸朋雖莫能為鬼蜮而多
宿根民生益見其凋虛軍氣未聞其壯銳邊聲屢警未
聞乎秋草馬肥之期盜弄猶據或起于粒米狼戾之地

仙枰豈無活着上醫必有良方夙學盡行中興可冀其
承流下邑引睇仞牆舊矣從游未能為無書之劉子聞
而欣賀亦惟效通啟之老蘇

賀常浙漕

楸

除檢正兼戶侍劄

某懼瀆峻嚴敢畧長叙首祈鑒宥某伏自去秋稟違仞
牆學製山邑塵埃飢惚雖不能修五雲閣敬然無一日
不竊照福星則無一日不拱揖北斗也某茲者恭審陞
班旅宰進貳地官局面方新既極中外人才之選版圖

猶舊更欲東南民力之蘇綸命載敷輿情交慶恭惟
某官兩間清氣三代上人須當要路之在前身謀則緩
乃以崇臺而近闕帝眷彌深而況清望之門蒼生所屬
朝廷有道交任責于太平君子得時正力行于好事既
躋緊地併賴寬分佇繇簪橐之聯就正鈞衡之位某一
愚成癖百里非才

闕

回紹興簽判陳狀元

文龍

到任通劄

某恭審綠綈疏寵烏府借賢仙第一人便欲遨游于蓬

崑湖三百里不妨依泛于蓮香吾儒之榮世道斯幸恭
惟其官秀鍾奎壁學貫濂伊選置諸生了無同甫粗疎
之氣擢魁多士安有堯咨驕傲之心甫知世味之酸醎
自得家風之蘊藉昔在左相

自注云乾道中陳俊卿

表于中興奏

五色雲雖此身已當于昌運放一頭地故造物又屬之
蘭蓀自日邊聽臚唱之在前而天下信君子之有後正
宜獵獵而上方且遲遲其行衆競進貪婪蟻載粒而輒
附臣無心富貴鳳覽輝而猶翔望之者傾淵乎所蓄茲

來游于東鎮以增重于南陽然屈魁彥以為賓寮特猶
舊典非他官之親吏事實示優恩倘蒙勞非所憚為謂
叅佐欲其有補則壁書自警不求橫浦一日之安道院
相安仍理晦菴諸生之課試小推其毫末皆大用之規
模時來則為綽有餘裕某信迂成癖嗜古如飢苦無他
求本是山林之性貧不自活勉為牆屋之游偶然得官
及此試吏雲泥雖異幸已償一識之心唱名後
曾見之風雨有
依或者如相知之素其為歸倚罔既宣敷

賀淮東曹總領元發除浙漕繳劄

某伏以風露氣清乾坤冰淨恭惟某官倚雲植節列城
傾心帝有恩言天維顯相台候動止萬福某三薰心九
頓首奏記籤府仰祈鑒省某竊惟福書所臨十五城之
一民一物均在敷錫之下至江神海若亦莫不各以其
職來為先後禦侮而區區小吏猶為鼎裊致禱者敬上
之忱有不容自己也某恭惟某官顏孟之本領舉伊之
規模周程朱張之踐履講貫其所積者厚其所發者豐

中外歷敬可企而不可及是宜朝夕王所使有所裨益
此者上念江淮餉師事重煩公一行裁出芒刀即收功
最追鋒亟召特委以密要之任適謀畿漕弄印者久未
得人如子駿者于是以彼易此蓋以京師天下之本根
所繫尤大不然則為輕內重外朝廷處之審矣然丹屏
紫極之間往往虛席此豈久稽地邪某非佞某矯首當
代龍門讀了齋先生責沈文久矣霄垠異趣末由望履
幕下景景此心不自意斯今得執蒲壁以序屬吏之後

某惠徵天幸某甬東一書生耳苦味嘗備中年始竊奉
常第叨席鷺嶼于本邑上冀一蹴之益誤知諸老交上
公車東轅西轍仕也學在其中矣僥倖試令古剡而風
俗流弊邑計凋落大非昔比不敢悔咎極力支拄僅收
拾大綱二天在上驅策之不失其性假借之以成其志
或得稍自著見于照臨之下某端笏以請某駢儷之語
非所長然今人貴之以事尊大否則謂之不敬輒鳴瓦
釜于簫韶之傍辱流電榮甚某揆分有截不敢躡申上

界列仙寶輯起居問服在奔走凡有指使拱俟行下

賀劉倉

良貴

浙東帥劄

某恭審龍陞䟽辭麟垣疊組旒倪七郡方鼓舞于褰帷
臺閭一家更欲容于游刃觀聽所至精采一新恭惟某
官揭斗之光維巖其望接起居先生之裔斯道有傳居
水心老子之邦其文可法以大規模而用世有實事業
之過人比屬輔畿又虛英蕩謂東南之力已竭何忍割
膚而上下以利交征誰能噴舌爰極儒林之選要令仁

術之行曾幾何時甚稱上意亟謀元帥宜代者誰豈無
他人非公不可清轡自為之振肅輕裘復見其優游恩
信之洽而袴襦易歌號令之新而旗幟改色續荒政錄
不特壽朱晦翁之心記清白堂又將廣范希文之志柄用
伊邇輿誦攸歸某喜聽除音叨陪賀履先生在上既不
辭問俗之勞下邑承流知必諒催科之拙

本堂集卷六十九